

書叢小半角

編主奇思艾

實踐論

著 湜 柳

實
踐
論

著 湜 柳

年 六 三 九 一

裝
號
碼

書叢小半角

論踐實

版三月四年七三九一

著者 柳

湜

發行者 李

公 樸

出版者

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七一號
讀書生活出版社

經售處

全國各大書店

電話三〇三二五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每冊實價國幣二角

前言

這一個小冊子可以說是救亡的基本認識的一個姊妹篇。我們對於救亡有了最基本的理論與策略的認識以後，並不能說我們救亡工作就一帆風順了。在救亡的實踐中還會發生許多問題，說不定我們還要犯許多錯誤，還有許多困難一時不容易克服。我們時時會感覺自己所知道的太有限了。我們越往實踐中去。越會感覺我們要多學習！

這裏收的八篇文章，自然，這也是我個人的私見，但却不是坐在亭子間裏空想中寫出來的，每一篇文章都是針對着當前實踐中已發生的問題，受着朋友們督促，逼得我動手寫下來的。雖然，我也知道我這幾篇文章，並沒有什麼大道理，但自己在寫出後却感着一種說不出的自慰，因為我所要說的話

，倒是恰如心說的說出了。

在文字的內容與形式方面，我在這幾篇東西中，儘量在求避免公式主義。我一想到實踐抗爭中的艱辛，我覺得我應該把文字寫得更親切動人，使忙于抗爭中的朋友們讀到這些東西不覺得過於枯燥，讀不終篇，就要昏然入睡了。

然而，這不過是幾個例子而已。實踐的抗爭中，問題還多着呢！我們要學習的還多着喲！這幾篇小文章就作為我對實踐中的一切朋友們的一種隨便的懇談罷！如果有人從這些文章中，能得到什麼，那我可不敢居功，那是因為實踐啓示了他們，真正引導他們認清抗爭中的一切的，還是他們在實踐中的艱苦抗爭呀！

柳湜

一九三六，八，卅日於上海

目次

前言	一
實踐論	一
幼稚病	九
清一色的公式主義	二一
太狹隘了	三四
用新的尺度看人	四一
關於態度	四八
雜誌論	六〇

實踐論

在這國難一天天嚴重的關頭，一個人的社會的評價，往往是依據他的實踐爲標準的。這時，大家在無形中默認着：「行動高於一切。」你把你的能力，用在共同的抗爭上去，你能獲得社會的贊同，你離開了實踐，逃避實踐，你要遭社會的冷視，或唾棄。

自然，這是一種真理。在敵人毀滅你共同的生存依據前退避，什麼都被毀滅了，你一個人也不能獨存，在民族奴化中，保不住民族的文化，保不住什麼更崇高的東西。這時一切民族的精華都表現在抗爭中，也保藏在抗爭中。

民族的危機的威脅每一個人，擾亂每一個人的心房，使每一個人都攷慮

到自己如何實踐的問題。

熱情的青年人容易確定自己態度，雖然實踐要受到社會層的根性所限制，但青年人仍少顧忌。他們看重的是實踐的最有效的方面，所以青年人喜從軍，參加到最前線的工作上去。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學生丟掉學士招牌，好像草鞋一樣，到黃浦從軍，這不難理解他們的心理。今日青年心理上表現的是直接加入戰鬥，比起一九二五年來，要普遍萬倍，堅定萬倍，但因環境的困難，他們正在對這一個問題苦悶，不容易得到解決。

有的青年沉痛的喊出，「找不到死所，——為民族而死的死所，」他們四方八面在找能領導他們的人，他們準備把自己最後的一滴血，都用到爭取民族生存上去。

許多職業青年，都不安于他們的職業，想當兵去。有一位在洋貨店的青年朋友告訴我，他的店裏販賣的貨，恰恰就是走私來的仇貨，他曾對老板反

對過，無效，並且遭了老板的威嚇，他氣得發狂；甚至發生了他要放一把火，把這個店燒成灰燼才甘心，氣得生病了。

苦悶！苦悶！普遍的是苦悶！廣大的青年們要求如何參加到實踐的抗爭中去！他們到處亂跑，找機會。他們寫給最進步的刊物道：「你們的話我聽夠了，都懂了，我們要的是行動，怎樣行動。空頭的話不要說了罷！先生！」他們看不慣缺乏熱情的人，他們冷視一切不能參加到最實踐的方面去的人。他再忍耐不住，不能等待了。

這種觀念，不知不覺的佔着一種支配的勢力；就進步的方面說，它也有促進許多躊躇不定，退避現實的人，也不得不來攷慮自己怎樣參加實踐這一個問題的作用。但在相反的方面，他們把實踐的了解陷入極狹隘的牛角尖去。好多人誤把實踐看做是限於狹隘的直接和敵人抗爭，誤把最前進的社會層的分子的實踐作為各社會層的實踐標準，誤把一個社會層的各個人的發展看

做齊一，這樣一來，妨害了全國民的聯合禦敵，阻止了許多可以前進的人站着不動，站在抗爭外面。這種狹隘的實踐觀，無疑的是不了解全國民聯合禦敵當前這一最高的政治原則。它的本身是反實踐的，在哲學上，它是一種機械論，它將妨害全國民聯合禦敵這一最高原則在全國規模之下取得勝利。

那末，正確的實踐觀又是什麼呢？

我想，我們的眼睛要看廣一點，要確確實實看在現實的中國，不能單是一種理想，同時要放棄偏狹的宗派性。正確的實踐觀，是從一種廣大的範圍，綜合而又流動的發展中去了解的。我們要考慮到他的社會層的限制性，他的個人的了解的程度，不能一定強他怎樣，強不能為能，因為參加實際抗爭是應該自願的。我們只能看他能參加實踐的限度，讓他發展，不是說，他只能寫文章，不對，一定要拏槍，寫文章就不算參加實踐，不夠。全國聯合禦敵的原則，是要全國民，按照各人的可能，把自己的最大能力運用到這實踐

來。實踐也無非由千千萬萬不同的人，有的在戰場上，有的在生產中，有的不過動動筆桿，甚至還是在作一隻歌，講一回書，但只要這些方面都反映了國難，都可說他盡了一部分責任，盡了多少，這是不必去問的。固然，我們極盼望大家都盡大的職責，但我們不應拒絕人家盡小的職責，阻止這些慢步走的人，罵他們落伍，看不起他，丟掉他。

是的，社會層的不同，不能作同一的希望，這一社會層能盡的歷史使命，只有這樣多，是不應生出更大的幻想的。

同一社會層中的個人呢？自然，有最進步的，也有最落後的，你要他多做事，你也應該用教育和說服的法子去做，不是把實踐的圈子畫得太小，使人不敢進去。

全國民的聯合陣線，主要的是不使一個人不能參加到實踐的抗爭中來，但不作每一個社會層，個人都盡同樣的力量解釋，他們要把各種各色的人，

千長百短的人，都統一到抗爭中來，要他們各人拿出各人的能力，特長出來，那怕是一點點，也好，就讓他自己發展罷。

因此，每一個中國國民，要參加救亡，並不要個個當兵，個個把職業丟掉，不許人家辦雜誌，寫文章，把實踐弄成這樣狹仄，不打仗，就不實踐，離開了實踐。一個真正實踐的人並不是這樣。他是按照他的生活的環境，在他那範圍內，去參加的，祇要在他的環境可能內，去參加直接或間接的工作，他都可說是參加了實踐，沒有離開實踐。

至于一個作家呢？他雖然沒有直接參加作戰，簡直沒有到過戰場，但他根據戰士的通訊，報紙的記載，他在遠遠的後防的書齋，在創作一篇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，祇要這作家與前線的戰士同站在一個意識上，他的寫作依然是一種實踐的工作，這位作家依然沒有離開實踐，他仍是一個實踐的參加者，不過戰鬪的領域不同罷了。我們不能淺薄的，膚面的解釋實踐，以為一個

地理學家，必定要把地球各角落都跑光，他才配畫一個地圖，沒有跑遍世界的人，就不能成地理學家了。

可惜得很，現在確實有不少的人有了這種誤解了。乍看起來，他是最前進的，實在他反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，消滅了一切進步的作用，在分散團結救亡的力量。

這現象，尤其普遍的表現在智識者方面。去歲學生運動中，進步的學生，就因這認識的錯誤，有把許多中立或讀死書的學生當作漢奸看待，或認為無希望不理他們，讓他們逃開現實。

在文化界方面，也有許多人還因襲了士大夫的偏狹性，對於自己的伴侶一點不寬容。你說我離開了實踐，我罵你陷入了泥坑，專門在小事上鬥氣，互相不肯讓步，弄得風波起伏不定，一團糟，變成了混戰的局面。到底誰是實踐的呢？結果是不易說，因為即令你在意識上是前進的，或者你在行動上

也做得比人高，如果你忽視了幫助你的朋友前進，參加到實踐的方面來，那你的進步的努力也要被這消極的拒絕所取消了。

這不僅是一個寬容的問題，同時也是一個認識的問題 對於實踐了解的

問題。

幼稚病

也許是因爲自己生得太瘦了罷！常常容易被朋友們疑心我害着了什麼病。來到南方，的確不假，身體常常不大安適，體重也輕了五磅了，朋友見面更離不了要問：「你不大合水土麼？又瘦了。」我常常被這種過于好意的關心弄得不安，因爲自己本來沒有什麼病，而徧要被人誤解自己是一個病人，我不大高興。我怨恨自己不能長得胖團團的，使人一看，知道自己是健康。但是，這有怎樣辦法呢？瘦子是不容易發胖的，這與窮人不能馬上變爲闊人一樣，我的要被人們的誤解大概是不能免的命運罷！我只得退一步想，也好，人家的關心，也還是可感的。我可以多多注意衛生，注意健康！

由自己的這種怕病的心理，想到現在一般人的口頭上罵人最流行的所謂

「幼稚病」上去了。這一種病症，從名辭上看起來，好像是年輕的人最容易害的，我想，如果一個健康的青年，也像我生得瘦一樣，硬被朋友懷疑他害着一個這種病症時，他也一定要感着幾分不安罷！而年紀輕輕，正和我生得瘦一樣，是不能馬上改造的，鬚鬚要它一晚長起來，還要它變白，那到底是不可可能的事呀！

不過，我雖然不高興人疑心我有病，但如果自己真的病了，那倒是很聽醫生的話的。譬如我頸子上的那小塊頑癬，雖然不是大病，但總不能不說是病。我非常的注意它。左醫不好，右醫也不好，最近有個朋友要我用阿墨林，我就忍痛用阿墨林，不好，最後有一個醫生告訴我，「汚愈露」要比阿墨林好，我馬上就改了「汚愈露」。我極力要知道這一個病的性質，並且馬上想醫好它。

這「幼稚病」呢？雖然不是生理上的病，却比生理上的病來得更危險，生

理上的病，最大限度的危險，不過喪了自己一條命或傳染給少數的人罷了，但這認識上的病，却可以斷送一個民族的前途。真的害了這種病症的人，爲了民族前途的健康起見，我想，大概也會心平氣和，很懇勤的去找醫生來醫治罷！至于因爲自己是青年，而被人「善意」的懷疑，雖然不免感覺幾分委屈不安，但如果在大處着想，我倒以爲反是自己一個反省的機會，沒有什麼值得氣忿的。

既然「幼稚病」，「幼稚病」已經成爲口頭禪了，一定是有這一種病症的存在無疑。雖然我們不應該隨便開口亂道，疑神疑鬼的去替別人下診斷，但作爲一種認識病來討論它，想來那倒是極迫切需要的罷！

通常所謂認識上的幼稚病，如果照字面說，那是沒有多大危險性的，一種單純的幼稚，那容易被入覺察，孩子的行爲，大人並不真的去認真它。幼稚病變爲了一種危險症，是它在外表上顯出的病象並不一定幼稚而實際上是